

# 时尚新词语的变异动因及其规范化<sup>①</sup>

李珂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时尚新词语的变异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其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求新求奇的心理追求、高效简洁交际方式的需要、方言媒体的影响及英语的仿拟与混用是产生时尚新词语的重要动因;通过对时尚新词语的引导和规范,可以促进语言文字的创新和发展,有力地推动语文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时尚新词语;变异动因;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6-0111-04

## Variation Causes and Standardization for New Fashion Words

LI K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Abstract:** Variation of new fashion words, produced by various reason and conditions, is regarded as a special language phenomenon. The important causes for new fashion words are followed by pursuing for the new and strange psychology, requiring of the highly effective communicative way, influence from the dialect and media, and the imitation and mixture use of English. With the help of guidance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new fashion words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languag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ew fashion words; causes of variation; standardization

时尚新词语的存在和流行是客观事实,给语言发展演变带来新的气息。时尚新词语又是一种特殊的词语变异现象。所谓词语变异是指说话人为达到一定的修辞和表意功能,故意地突破词语使用上的常规而产生出来的词语形式和意义。词语变异可以是词语意义用法变化的反复出现,也可以是词语临时活用。<sup>[1]</sup>词语变异的产生、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它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它既与语言世界密切相关,更与心理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密切相联”。<sup>[2]</sup>我们认为,探讨时尚新词变异的

规律,并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更灵活地运用语言,充分发挥词语变异的言语功能。对语言的发展进行客观的指导,同时,我们亟需倡导正确的语言观和规范观,提高对词语变异现象的认识,从而促进语言正常持续地发展。

### 一 时尚新词语变异动因考察

1. 求新求奇的心理追求。时尚新词语大部分通过网络传播。网络又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充满了创新意识与猎奇的心理,据2004年《中国互联网

① 收稿日期:2010-10-2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时尚新词语及其语用价值考察分析”(08C054)

作者简介:李珂(1973-),女,湖北武汉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语用学与现代汉语研究。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大部分网民的年龄段在18—30岁之间,是人生最有创新意识和创造力的时期,他们追求新奇、表现自我、与众不同,具有反叛精神,敢于颠覆传统,所以使用词语往往构思巧妙,超常运用。通过新词新语的创造来体现自身价值,以期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关注。超常是对规范、逻辑事理、表达习惯的超越,即所谓的“无理而妙”,“言之成理”。<sup>[2]</sup>具体表现了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种:用此物表达彼物。原来指称甲事物,现在则变成指称乙事物。<sup>[3]</sup>例如:“恐龙”、“青蛙”等词原指动物,现形容“丑女”、“丑男”。“天才”原指有才能的人,现为骂人之语,意指“天生的蠢材”。“你这位大天才,真成我们偶像啦”。是说你这“天生的蠢材”是他们“呕吐的对象”。体现了语言修辞中的正语反用、庄语谐用。

第二种: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改变词义。例如:“黄昏恋”指的是“晚上去锻炼身体”。“绿客”指一些热爱生活,崇尚健康,酷爱户外运动,善待自己也善待环境的人——他们“下班关手机,点菜要维C,周末必出游,随手带垃圾”。“猜礼包”是一个名词,释义为“一种需要猜的礼包”。“猜礼包”由第三方送出,送、收双方都不知道礼包内容,神秘礼包只有当收礼方拆开那一刻才被揭晓。时尚新潮人士为省事、省心、省时间,经常选择个价位就委托第三方送出“猜礼包”。“辣奢族”英语 luxury 的音译,指狂热追求名牌的人。他们将名牌作为购物的首要标准,省吃俭用,当求之不得的时候,心里就像辣椒辣过一样难受。“牛市”:指市场行情看涨,延续时间较长,发展前途看好的股市动态。这类词及时反映社会的最新动态。

第三种:改变词语形式,但意义不变。例如:好看不叫好看,叫养眼。看不懂不叫看不懂,叫晕。东西不叫东西,叫东东。单身女人不叫单身女人,叫小资。单身男人不叫单身男人,叫钻石王老五。改变后的词语表达的内涵更丰富。

第四种:同音字替代。用全拼输入系统的最大的缺点是系统中的同音字特别多,为了省时,往往用同音字替代,形神俱佳又生动有趣。如:“版主”写作“斑竹”、“版猪”、“班主”、“版竹”;“邮箱”写作“幽香”;“泡妞”写作“跑牛”;“俊男”写作“菌男”;

“美女”写作“霉女”;“大侠”写作“大虾”,以“虾”代“侠”。这种现象的出现,表层原因是人们在追求新奇的心理刺激,故意地选择别字组成词语,使规范词语产生变异,以其貌似错误的语言表达方式获得因变异致奇的表达效果,从而有效地增添语言的生动幽默,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客观的深层原因是由于汉字与电脑的瓶颈问题,汉字进入电脑并没有解决汉语能够在电脑上畅通无阻的问题。

2. 高效简洁交际方式的需要。语言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sup>[4]</sup>人类已进入了数字化、信息化时代。人们开始选择简洁明快的方式进行交际。一方面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也为了满足即时交互的需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发送最多的信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尽量使用简短的符号和数字。字母词简洁的构形适合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原则及信息表达的密集性需求。符号语字俭而意丰。数字本身只是一种枯燥乏味的符号,但利用谐音可以产生丰富联想,具有很强的隐喻和象征功能。例如:“D”表示开口大笑;“-)”表示媚笑;“\* < l: -)”表示圣诞老人;“Zzzz”表示正在睡觉等。还有“1314”(一生一世),“55555”(哭,伤心),“2222”(睡觉),“687”(对不起)等。这些表示形式让喜怒哀乐尽显眼前,既生动活泼又形象传神。

3. 方言与媒体的影响。变异可分为个人语言变异、部分人模仿变异、部分群体模仿变异、泛群体变异和言语社团变异等阶段。语言演变第一步都起于个人语言变异。语言的碰撞与融合是引起文化变迁及语言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sup>[5]</sup>在方言区,产生了一大批语音变异的新词语。例如:“美眉”(妹妹);“迪迪”(弟弟)。再加上一些广播、电视等有声类媒体,开始大量出现方言类广播电视节目。模仿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著名经典电影对白或台词以及对古典名著的经典语句等。部分人模仿变异与某些社会因素有了联系,呈现出一定有序性,是演变的开始,先在一段时间存在,还没有群体效应,其演变可能中断。也可能借助媒体迅速扩散。例如:湖南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节目中,当红主持经常说的具有口头禅性质的“确实”,很快就被湖南人竞相引用,曾经成为街头巷尾男女老少茶余饭

后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sup>[6]</sup>

4. 英语的仿拟与混用。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词语形态上的变异毋庸置疑,汉语词语以汉字形态来表现,在以英语为媒介的全球化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化的影响,语言多元化、语言生态概念开始提出,使用中英文混用语句,采取一些有效的变异手段,创造性地传递特定的信息,巧妙地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sup>[7]</sup>使得汉语词语的形态也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变化。

一种是选取英文单词的第一个音素的大写缩略而成,采用英文字母的读音。例如:“CC族”也称“文化创造族”,“CC”即英语 culturecreative 的缩写,指反对物欲享受,追求心灵健康,希望以自身价值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方式的人。如在汉语词后面加上了英语时态形式,如“吃饭 ing”、“复习 ing”等。乐一乐不叫乐一乐,叫 happy。有钱佬不叫有钱佬,叫 VIP 等。

另一种是选取词语汉语拼音中的第一个音素(一般是声母)缩略而成,采用汉语拼音的读法。如:英文字母“BF”(boyfriend)男朋友;“GF”(girlfriend)女朋友;“R”(are)是;“NX”(thanks)谢谢;“U”(you)你;“UR”(your)你等。字母词书写简单,操作快捷,夹在众多文字中有醒目之功效,同时也具有了洋化的意味。

## 二 时尚新词语变异的规范化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产生了变异,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就需要对语言进行规范。在语言的发展中,始终伴随着语言变异和语言规范两个作用。二者是存在于语言生命中的一对矛盾统一体。在语言中,它们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语言的发展离不开变异,也离不开规范。语言有着自己稳定的、健康的发展机制,即在某个范围内是可以自我调整以维护自身健康的,这个机制就是约定俗成性。语言的本质属性是它的社会约定俗成性。<sup>[8]</sup>随着时间的推移,符合交际需求的词语变异形式会保留下来,成为经典语言,而不符合规范的词语变异现象,则会在“约定俗成”中自然而然地被淘汰掉。语言是不断地发展着的,因此,语言的规范不是一成不

变的。

时尚新词语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事物,它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很多新词语的出现,补充了原来汉语词汇系统的不足,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具有极强的交际性,其积极作用不容抹煞。同时,也应该看到,有一部分新词语对汉语的丰富和发展非但毫无助益,还可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三陪”、“包二奶”、“傍大款”等。

词汇变异现象,是一种特殊的言语现象,有积极的研究价值,所以不宜按照一般的语言规范去衡量和纠正。新词汇是最具有时代气息的产物,浓缩着一个历史时期前进的步伐,要尊重目前语言文字多元化的现状,在这个基础上因势利导,切勿走极端,把语言不规范的过错全都怪到新词汇的头上。在2001年12月17日到19日举行的“全国汉语词汇规范问题学术研讨会”上,40多位专家学者的共识是:不能用一般词语规范的特点来要求新词语。这就需要我们既要有批评的眼光,又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而不能单纯以一般的词语规范的特点来要求。要有词语保护意识,也要有品位意识和规范度意识。<sup>[9]</sup>不能因有些新词语使用的时间不长,使用的频率不高,就武断地认定这个词是不规范的。忽视词语的动态性,把词语看成了静止不变的事物。显词潜性化和潜词显性化是词汇发展的规律。新的词语和新的语法规则的出现,其实就是潜性语言现象的显性化。在先前没有被人们广泛应用时处于潜性状态,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开始处于显性地位。<sup>[10]</sup>例如:“帅呆了”“酷毙了”原来认为是不规范的,后来使用的人多了,慢慢专家学者也就认可了。如“吧”、“秀”、“客”、“族”等开始只是个别“语素”,到作为一个实语素时已经在现代汉语中立住了脚。<sup>[11]</sup>比如“漫游”、“蓝牙技术”、“数字鸿沟”等词汇都是以前汉语中所没有的,但是近年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都收入了词典,已是一种基本完成了的变异。我们认为,语言科学不应受社会观念、政治、伦理等因素的干扰,社会上出现的新词只要在实际当中流通并发挥交际作用,就应该承认它,并将它收入词典。对新产生的词语,要不带成见的予以接纳,在接纳的基础上认真观察,不能草率的判定一个新词语是不

规范的。只要不是明显的生造词语,都要吸收进来,以便专家学者对新词语进一步研究。事实上,研究世界其它国家的语言发展规律可以发现,吸收外来语,移花接木纳入本国民众使用的流行语言,已成为许多国家语言变迁的规律之一。同时,应加快汉字信息处理的脚步。因为拼音输入法有三个致命弱点,一是同音字多;二是需要使用者发音标准;三是需要使用者掌握大量汉字的发音。找到让字形输入和拼音输入一样简单的方法,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语言的规范是相对的,而其变异却是绝对的。规范不等于纯洁,而是把负面影响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词语变异现象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它是词语演变的前奏,一部分变异现象可能会被社会淘汰,也必然会有一部分变异现象会成为词语形式和意义的组成部分,而最终成为常规,完成其最终的演变。

#### 参考文献: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

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65.

[2] 王希杰. 修辞学通论[M].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63.

[3] 邓红华. 浅谈网络词语变异现象[J]. 文史博览, 2005(22):34-35.

[4] 田宇贺. 试论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的两个问题[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 2003(5):42-43.

[5] 丁崇明. 语言变异与规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6):78-82.

[6] 李珂,彭泽润. 湖南时尚方言词语及其文化心理透视[J]. 湖南社会科学,2005(2):138-140.

[7] 胡青青. 校园流行语的语言变异现象[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153-156.

[8] 李珂. 从网络词语的被游戏化看汉语的规范[J]. 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44-46.

[9] 刘晓梅. 全国汉语词汇规范问题学术研讨纪要[J]. 语言文字应用,2002(1):113.

[10] 王希杰. 论显性修辞学和隐性修辞学[J]. 池州师专学报,1996(4):19-28.

[11] 李珂. 时尚“族词”现象新探[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111-113.

责任编辑:黄声波